

黄辉

硬盘记事


新绿丛书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碾盘井记事

黄 辉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碾盘井纪事/黄辉著. —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2.9
(新绿丛书)

ISBN 7-227-02472-5

I.碾… II.黄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7564 号

碾盘井纪事

黄 辉

责任编辑	何克俭
封面设计	鲁海成
责任印制	来学军
出版发行	宁夏人民出版社
邮购电话	(0951)5044614
地 址	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
网 址	www.nx-ch.com
电子信箱	nrs@public.yc.nx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3.5
插 页	2
字 数	300 千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000 册
书 号	ISBN 7-227-02472-5/I·628
定 价	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

《碾盘井记事》这本书里的周丽娟就是我。一九六八年开春，山里还是很冷的一个日子里，我和书中的姐妹来到了碾盘井庄。从此我们便开始了书中所记述的生活。这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生活，至今我无法说出它的是非曲直。我多么想从书中找到一种安慰抑或是诅咒，但作者像一架照相机，只把发生过的事情如实记录下来。叫我从开卷含泪读到最后一个字，我承认这一大摊泪水中也有许多是因兴奋而流下的！

三十多年来我无数次地在梦中走向那个山坳坳里，又在那口井台上绞水、在那望不到边际的麦趟上拔麦子、和碾盘井人扑滚在那块发烫的黄土上。我的零碎残片现在都在这本书里，我感谢这位出生在碾盘井并与我生活过的作者，但我更觉得这本书是属于我的！我多想再把两只脚踏踏实实站在碾盘井的黄土上，我想过百遍千遍，但我至今不能，原因是我欠着一个人的债，这笔债是我人生中偿还不清的。我患肺结核已经生命垂危，是王三太偷家里的半褙鞋银元换回这条性命。后来为报答他，我与他结婚成家，但不久我就离开了碾盘井。一别三十多年了！他成家了没有？有没有子女？我牵挂这些是因为他身上有山庄人最忌讳的“嗅病”。在那里有这种病的人不但受人们的歧视也很难找上女人。这些年来我几



乎在梦中看见过和碾盘井生活的所有人，惟独王三太没能进入我的梦中，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呢，还是王三太根本就不想走近我。九零年这年，我在城中心的鼓楼西侧看见一个山里人，个头、身板，走路的姿势都像王三太，我拉着女儿紧跑几步，当看到一侧的脸也像王三太时，我断定就是他。我没有勇气再向前行走了。之后，我懊悔地痛哭一场，我想起码也该让他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吧！我是怀着王三太的女儿回城的，也就是因为王三太的女儿，后来我和第二个丈夫也分手了。至今我和这个遗传了结核病的女儿生活在一起。我想好了，等哪一天我有勇气的时候，一定要带着女儿去碾盘井让他们父女相认，这是我人生中剩下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愿望了。

作者找到我要我给这本书写序，我只当他和开玩笑呢。等他认真时，我说咱虽然没读过几本书，但也知道“序”“跋”的东西都是出名的、有名的文化人所写的。他说了句碾盘井人的口头语：“球！”然后我俩放声大笑起来。说实话多少年了，我没这么笑过。他说自己在这本书里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，他迫害过我们几个知青，他之所以要写这本纪实小说，也是对自己良心上的一个交待！我理解他，山里人最讲究的就是个实在，实在乃是他们的根本。

正月里来了正月正，王哥子小妹妹玩花灯

小妹妹身穿一身青，好像是一根葱

.....

我突然就想起了“王哥子放羊”这首山歌来，我含着热泪唱着就想到孤零零埋在那里的邓杰。对，我还要去给邓杰烧几张纸钱，添几锹坟土。

周丽娟

2002年6月28日

新绿丛书编委会

名誉主编 李东东 张贤亮

主 编 朱昌平

副 主 编 高 伟

编委会成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布鲁南 朱昌平 李秀琴 杨森林

郎万海 高 伟 高耀山 彭生选



新绿丛书

山里的天深，星矮，月亮。

碾盘井庄疙疙瘩瘩落在一片黄土上。月色里看，如同一把大扫帚扫成一堆堆的垃圾。夜，静悄悄的，偶有一两声狗娃子的叫唤，这是庄西头任老汉家新近逮来的小狗娃嚎窝、想娘母子呢。

庄面上有了一阵踢踢沓沓的动静，也就引了许多远远近近的狗叫声。

散了队委会，最后出门的蒋队长，他人还在屋里呢，一条裤腿就急惶惶捋到了大腿根根上，一跨出门槛“刮拉拉”一股滚烫烫的尿水射出，直砸得地皮开花。像这么重要的队委会队上要管待茶水呢，社员就叫“砖茶会”。有半截烟的工夫，蒋队长这泡尿才淌干。就见那小渠一般的茶色尿水顺了院子坡势，直冲院门口流下。

“队长，人家还要坐门台上纳鞋底呢，明儿日头一晒，你这半门台子臊烘烘的驴尿，还不把人嗓子封了。”马副队长的婆披个黑袄，从伙房出来揉着眼睛埋怨。

蒋队长畅笑着走出院门来抬头看天，三星已经到了后晌。



蒋队长回家里囫囵身子睡下才不多会，院门“哐哐”被人撞响。

“谁——球？半夜三更急慌着买棺材哩！”队长婆姨涩腔直舌头冲外怨。

“见队长哩。”外面人喊。

“队长狼吃狗啃了。半夜半夜的，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上，噢么，你们是把茶喝足了。”婆在屋里嘟囔着，一边下地来用脚探着找尿盆。

蒋茂功骂骂答答出来，见是老地主马三喜手里提一把杀猪刀等着。

“队长，常聋子搂住牛脖子不许搭刀，他说先戳倒了自家再杀牛不迟。”马地主唏唏溜溜地说。

“走圈里。”蒋茂功倒背了手甩开长腿，几步就把马三喜扔在后头。其实，他睡在炕上一直是在假睡，黑里睁着眼睛一遍一遍排心事：公社书记在大会上清汤水亮地讲，知识青年上山来是毛主席的亲口号召，咱们要掏出真心来热烈欢迎！人家离开好吃好喝好看的大城市，离开爹娘老子的热怀窝，到咱这山皴土疙瘩的穷山恶水来是向咱们学习，认咱们做老师的。咱有什么教的？一辈子只会捋牛尾巴，翻土块，土里刨食吃。人家是什么？人家是化学脑壳机器心，一肚子两肋骨的文化，喝得墨水比咱吃的香油多，这还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看得起咱庄户人嘛！话又说回来，咱是土地的主人，也光荣哩，在人家眼目里咱也要自立呢，叫他们看看咱做农民的也是精精神神的往共产主义奔！咱们要当他们的长辈大人，当好他们的农业老师，还要操心好他们的日子，吃住哩，穿戴哩，样样要考虑周全，既然进了咱们的家门，就要当一家人看



待！书记讲得热人心肠，参加会的生产队长们都举拳头呼口号：“热烈欢迎！欢迎！欢迎！知青就是咱亲人！”

一出公社院门，他心里先愁怅开了，他想这生活里，吃喝最紧当。这些杂娃来的不是时节，三四月正是青黄不接，家家喝糊糊的日子，他能把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呢？他这个人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。思谋着：无论往后咋过，人家头天落脚的第一顿饭得吃上顿荤腥润个嗓子吧。连平日庄上谁家来了亲戚，饭锅里总也得打个鸡蛋张罗张罗面子哩。

就这件事情他和队委会人都难怅死啦。才越过冬天的羊走路听见骨头打戏板响，闻见都膻腥恶气的。社员喂养的肉猪年前就杀得净光，好些养了鸡的社员，也老早与那西面修公路的大灶上换了灯油针线钱。他说就杀队上那头黄孺牛。开会人只当他酩茶喝多了，迷醉了心窍。最后，他还是连唬带诈说服了队干部们：一来这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；二来这头母牛也确实老了，经不住使唤了；再说吧社员日子也得得枯焦，好叫大家都解个馋气润润嗓子，这叫秃子跟着月亮沾光呢……

二人踢沓的走路惊动了谁家多事的狗，懒散的狗吠声又一次咬碎了寂静的夜。相继庄上仅有的三二只留种公鸡叫开了头遍鸣。有人开门起夜，打喷嚏、咳嗽、喊狗声四处响起。猛地，蒋队长心里就一阵子烦躁气，他想骂天天高哩，骂地地睡哩，就看眼前走路的马地主不顺眼：“把球腰直起来走嘛，死了的骆驼还比马大呢，羞先人还当过一阵子的少东家。”

马地主不敢吱声，小鬼一样慌忙往前蹿几步，脚下把一堆猪粪踢的开花。

蒋队长心里想：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该不在场，不说操心



吧，只往那一戳，该干啥的人就有了主心骨。可他真害怕听见那“哞哞”的牛嚎声才躲在家里的。这头黄犍牛可算是队上的老功臣了，总共下过十来个牛娃子，也是儿孙满圈的牛太爷了。黄犍牛性乖步快，妇女老少都能顺手使唤，犁、耙、耱、种人人抢着使。单说它打出的墒沟，直得像线绳拉过。有它领头，一早能多犁出几亩地来。他要扶犁，黄犍牛就非他莫属。他没有扬鞭打过它，也不允许队上的愣头青小伙打它。这头牛还把庄上大大小小的人口都印在眼里，有天一帮娃进山拾粪，社员任常生的小儿拐到壕沟里没了影信，拾粪娃天黑回来给家人，半道庄子的人点火把领狗犬扑到丢人的山沟找，不料黄犍牛回来，背上爬着睡熟的小娃。自此，人们更是喜爱这头牛，说它有灵性哩。

“老牛呀老牛，你也苦出头了！奉养了人世几辈，今夜也轮你转生做人，享受人间富贵。老牛呀，索性你把这身肉也给我，叫我这队长撑个脸面，我这一世都记住你的大恩大德。”虽然想了这些，可他还是难以从转世轮回的道理中解脱出来，反而猛乍乍想起刘阴阳哪出书里说的一段害死忠良岳飞的戏。天爷，人畜一理我是害忠良的那奸臣了，他只觉得周身一阵阴冷。

眼前一道高低不平的墙头横在眼前，饲养圈到了。迎面
的凉风把一股掺有干草气味的骡马牛粪的热浪缓缓灌进他的鼻子，使他不由地扇动两个大鼻孔，让这些熟悉的气味往里钻，直吸进他的肺腑，好亲切、好舒坦呐！这是他自小就闻惯了的气息，这种混和在空气里的味道，能使他精神陡然振奋，让他的神情激动不已；这种气味能即刻叫他忘掉一天的劳累，抹去心里所有烦愁。平日里或牛或驴的一声叫唤，都能



激发他喊一段乱弹，他不记得乳嗅是什么味了，但他浑身的每根汗毛眼里都渗进了这种气息。从祖辈到他，牲畜和土地一样金贵，他从黄土地上能站起来时，就靠趴在驴背上长大的，牲口背是他儿时的摇篮。他这个农民子孙的血水与牛马的血水永远是搅和在一起的，他和牲口同喝一井水，同吃一株麦杆上的食叶，同在一块黄土上息栖。土地、牲口构成了他生命的整个部分。他挨过父母不少的拳打脚踢，但从未挨过牲口的蹄子，牲口亲呐！

走进圈时，他两腿酥的几乎要坐倒。

几个夜里守着杀牛的社员，猴在槽沿上吃烟。槽头上放着饲养室那盏脏兮兮的马灯，离槽沿不远处，饲养员常聋子连同牛六只脚都戳在尿粪窝里，佝偻了腰的聋子正抱紧牛脖子唏唏嘘溜哭兮呢。这时候孺牛哪能料到将面临的不幸，它正悠悠的用一溜黑白相间的长舌，一下一下舔着聋子，聋子的袄襟上就湿润了一大坨。蒋队长心跳如鼓，看这架势如同杀场上的生离死别。

队长蒋茂功先夺了槽沿上人的烟叼在自己嘴上猛嘬两口，他先要把自己稳住呢。眼前看到的情景，使他真有些信了社员嘴里传出的那些怪话：谁谁夜里去偷牛粪，见常聋子的脸靠在孺牛的脸上，口里呼姐唤妹地说亲昵的话呢。人嘴里扫踏人的事不少，他也没亲眼见着，可常聋子疼惜黄孺牛，队上谁人不晓？包了扁食自家不动筷子先喂孺牛一碗。平日里还省下碗里的黄米黏饭喂它，早早晚晚的替牛挖耳眼，抠眼屎，擦鼻子，梳理毛皮捉蠓虫。每年的春乏季节里，一个圈的牲口瘦成个龙架，乏成一张皮，单黄孺牛肥得屁股上趴不住个苍蝇哩。他把这头牛调养得通了人性，平日介心里泼烦时



就找老牛说话，老牛便把两个玻璃眼珠水汪汪瞅了他，他也从那大眼珠里看到自个儿囫圇一个身子，他想着犏牛把他装眼里、装心里呢。如果他遇上个着气事情，与人碰了磕了的，黄犏牛便扔下槽里的吃料，来站在他窑门口低首摇尾“哐哐”深情地叫唤个不住。直叫的他脸上有了喜色才做罢。常老汉是当年吆着这头牛娃子入下的社。只因他喜爱牲畜胜过喜爱人，社里放他当了饲养员。入社不久，婆姨养娃死在血月窝里，往后也没续上弦。如今他不愿跟儿子过活，吃喝不下儿媳的皱眉饭气粗汤，饲养室便成了他永久的家。其实他耳朵并不聋，只是别人跟他说话时，他爱答不理的。

队长在吸最后一口烟时，那骨棱分明的脸廓在烟头的幽光里阴暗地扑闪一下。槽沿上吃着闲烟的社员，耐着性来看宰牛这台戏咋个法朝下唱。圈里满是干草的甜味和闷人的热烘烘的尿臊气。有人忍不住清冷，连连打着喷嚏。

“三地主，给我刀。”蒋茂功噗地把半截烟连同一坨唾沫吐在草粪窝里，两手刹了裤腰带，捋着袖筒往牛跟前走。

“茂功啊，我也七十好几的老汉了，我求你就放了它吧！”常聋子哧一下就跪倒在地，膝头碰起的粪尿溅了对面人的衣襟上。“这牛养活了半庄子人口哩，你忍心杀它？人畜一理，你拍腔子好好思想思想，它拉犁翻土，架耩下种，套碌打场，碾道里碾米，连它的粪都烧了锅灶。你吃精粮它吃草秸，苦到老来咋还要扒皮吃肉，你理不亏？心不疼？你忘了那年你老子拉你来趴在犏牛肚子底下咂奶水吃的光景？人要有天地良心哩！”

蒋队长全然不把常聋子放眼里，他掂着刀子用刀尖在犏牛脖子处找那下刀子的口。

“蒋介石！”常聋子兀地跳将起来，“来戳我，先戳了我！”那干扎扎的怒吼，像从骨缝里挤出来的兽嚎。“断民鬼，败家子，死驴烂马球你都想吃哩。”常聋子遂把头往队长怀里抵。这时孺牛也“哞哞”嚎叫开来，两只秃老的犄角冲对面人抵过来，蒋队长一个趔趄闪过。

“蒋介石”是队长的浑号。早年他当过马鸿逵的兵，平日队上有许多事情少不了他一个人做主，再说大小事上顺了这个就惹了那个，有社员暗里叫他是“蒋介石”。明着这么喊的，聋子还是头一个。

“谁要吃了这牛，肠肚穿窟窿，沟门子拉不下，遭天杀，横雷击，五骨分尸，断子绝孙。”聋子直把一根指头顶到队长眼眉上，同时拿一鼓一鼓的身子护住牛头。

挨骂的队长没恼气，他折身来凑近灯亮把粗糙的拇指蛋按在刀刃上刮得刺刺响。

“毛爷爷的话你总要听吧！”

“咋话，毛主席叫咱杀做庄稼的牛吃，我就不信。”常老汉扯一道哭腔。

“毛主席党中央给咱派接班人来，要吃顿好饭哩，我把指头剁给他们吃，啊？你能成，你来当这无品的官来嘛，你能成，你宰了肥猪肥羊招待他们嘛。你还是贫雇农哩，啊，觉悟长到哪里了？没有毛主席能有你今天这殷殷实的日子……”

任凭队长大政策小人情的说，常老汉就是不放怀里的牛头。

鸡叫二遍时，蒋茂功就耐不住了性子，他一声刹气，喊两个人把老聋子死扯活拽抬到窑里上了锁。

“我也就当这半晚夕队长了，日头一出山看谁能干谁



干。”随后他也到饲养窑里来，就听常聋子在里面拿头碰锁了的门扇。他蹲了门口吃烟。“哞——”一声凄厉，悠扬的牛嚎穿透庄子上空，又往那野滩里荡去。

东天破了晓。

进窑来的蒋队长，一抱子把软在地上老泪纵横的常老汉抱上炕细细托劝：“杀它我就不心疼？它养活着庄上百十口子人呢，我就没个吃饭的肚子想粮的心嘛？要不是那年孺牛的奶水喂我，我不定早转生成个什么鸡狗猪了。我就是不愿看着老牛再受罪才杀它的，它活着就得每日间拉犁、挨鞭子，你不见这二年老牛迟顿多了，眼睛见天淌泪，惹得苍蝇在眼眵里下蛆。常爷，你常说人老了活活受罪，还不如早些归天好。人畜一理，你就忍心看老牛苦死的那天喂了蛆虫。我也是想早早派生了它，好来世转龙转人转虎的威风哩。”说话间，他的泪蛋蛋也掉了下来。

牛嚎惊动了满圈的牲口，轰轰隆隆的躁蹄声，尤如雷声滚动在蒋队长的头顶。

天麻亮时分，蒋队长到圈外的土坡上看时，半路出家的屠户马地主，正照着拨高灯捻的马灯，利落地开牛膛。从腔膛里涌出的紫血，冒着泡泡往杀牛人的鞋帮鞋底淌，一股血气热腾腾由地上升起，周围人觉到嗓子里甜腻腻的。队长振振精神，当下就派住在饲养圈不远的哭兮兮回家，叫他婆立马搭锅烧水，好煮了牛下水给杀牛人吃夜补助。他还催马地主割下牛头，然后自己亲手给常老汉送去。这是软在炕上的常老汉在绝望中的惟一嘱咐。

背后谁在喊：“把牛水门也给聋子剃上，好叫他改个心慌。”几个杀牛人听队长说要给他们吃下水，喜得就夹不住



舌头了。

此时，圈里那些闻到同伴血腥味的牛，失了声嚎成一片。

天蒙蒙亮，井台上有了叮叮咣咣的担水人。常老汉拖着软沓沓的脚步，来到刘阴阳的院里把睡觉的刘老汉喊醒，请他速速进山看个“地方”。常老汉当下隔窗许愿：回来给他煮顿油烫辣子蒜拌面吃。

“你还活着咋就看地方，是昨夜勾魂鬼捎信来了？”屋里刘阴阳连吐带咳的问话，聋子只是急急催他出门去办事。

二人撵早来到一个山弯背风处，刘阴阳凭眼力在脚下定了个南吉北利的“地方”。他说：“是块好风水哩，头枕大青山无忧无愁，脚蹬那座圆峋峋事事圆廓，左手是金山银山享不完的福贵，右手是一展米粮平川吃不尽的山珍海味。”说到吃，刘阴阳就抬手抹一把口角流出的两挂清甜水。认真至极的常老汉放下背斗要挖坑时，刘阴阳才看清背斗里一片红布，和那颗血淋淋的牛头。牛的俩玻璃珠似的大眼球直愣愣睁着。一只牛眼里还映着聋子挥锹挖坑的影子。

“怪不得听见昨夜里牛嚎的疼骨头哩，我还思谋是性口圈里跳进了狼。”

“狗日，比狼还毒哩。”常老汉嘟囔着。

刘阴阳蹲下来端详着血糊糊的牛头：“这不是黄犊牛么！”他吃了一惊。

“叫他狗屁得噎食病，叫他狗屁下辈子转狗转猪转黑老鸦。”聋子恶恶说着，满锹满锹往上取土，转眼就挖成一个土坑。聋子取出牛头双手捧了黄土把那有血的地方掺过一遍，然后在坑里铺好那块红被面。在安放牛头时，他嘴里一边念



叨着：“也叫你个蒋匪帮活着不安生，死了不消停。”遂把那对弯弯的牛犄角冲蒋茂功的住宅对直，下土埋了。葬了牛头，常老汉满脸满裤腿的黄土坐在小坟堆处，掉长泪短叹息。末了，他请刘阴阳也给可怜的黄犊牛念段经文，替它消灾免罪，到阴曹地府少遭罪孽，好生超度。刘阴阳见这犊子真格的乱了精神，想托劝几句，但一想到那碗热辣辣的拌面，兴致就来了，于是他顺口哼段“赶碌调”：

哎——嗨，我的黄犊牛吆

自小儿爬山撵青草

大了——哟

犁耙耨种噢行行缺不了

众人打骂谁惜个疼吆

还有那个公牛牛夜里也不饶

碰上个好哥哥吆

惜冷惜热惜个孽障吆

见犊子抖着两只肩膀噎气噎气淌泪，刘阴阳不敢再胡诌，转口嘻里哈拉劝说：“假的，假假的。世上万物生来尽皆是虚假一场，你也是假的，我也是假的，惟独这黄土是真的，千年万年都是黄土，什么都归了黄土。”常老汉就眼巴巴望了刘阴阳说：“我死了就并这土堆埋下，我也好有个点灯说话，吹灯做伴人。”

“还不知道咱们谁先头哩走呢。”刘阴阳嗓眼哑哑的，他说着话擤一把鼻子，动了真情。

俩老光棍倚了山坡晒日头，望着庄头升起的柴烟，瓷瓷吃一阵旱烟。

一只黑身红嘴鸦怪叫两声，从他们头顶飞过，隐在山口

处。

队上会计兼保管员的贾教子，外号哭兮兮，他嘴上挂着一个吃了牛下水的油圈，正在四处找刘阴阳。队长要给他派活呢。

明天是迎接知识青年到来的大喜日子！

